

日本《东京新闻》驻北京特派记者述评

《十大路线和中国，与苏联明显不同》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九月三日刊登了该报驻北京特派记者鹿毛发回的一篇述评，题目是《十大路线和中国，与苏联明显不同》，摘要如下：

七十九岁的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由下一代牢牢地接过，并进一步发展中国革命的成果而做了最大限度的部署。与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适成鲜明的对照，为了一贯保持永不变色的中国社会主义形象，在中央领导机构中起用了工人出身的新手王洪文等人，并把培养千百万接班人写进了党章以代替林彪。为了将来反复进行三十次路线斗争和保证中国一百年后也不要骄傲而继续革命，成了大会的基调。

以继续革命消除弊端，看一看十大的政治报告，党章以及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成员便可以了解，是明确地突出了中国所描绘的社会主义形象。总之是说，广大的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为了绝对避免干部高高在上而将继续革命。

通过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五·七干校接受教育，下放到工厂和农村，已在努力改变“组织上入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的情况。十大体制更彻底地改变了这种情况，并

大胆地付诸了实践。六岁过着流浪生活，从十四岁就做纺织女工的最下层出身的吴桂贤，以及“农业学大寨”，从远方运土变大寨的石山为绿洲的陈永贵等人，进入了最高领导机构，这些实践家成为各级机关的领导。而且，一位工人出身的三十八岁的王洪文在这次大会上占据了党的第三号地位。

明确强调“自主性”更重要的是，可以认为这次的政治报告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形象的根基。在批判林彪和批判修正主义的整个过程中，没有比这次大会更强调中国社会主义对所谓苏联型社会主义的独立性了。

周总理这次作的政治报告把刘少奇和陈伯达在八大作的决议——“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段话，批评为“修正主义谬论的翻版”，这也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的回答。

在这次大会上，谭震林前副总理等很多干部，在受到一定的教育后恢复了职务。可以说，这也是证实和苏联的那种“以人民的敌人来扼杀政敌”的社会主义不同的一个例子。

对国际舞台有信心 据说，再没有比中国的外交更能反映内政的了。透过外交的滤光器，人们从这里也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形象的脉搏在跳动。周总理在政治报告中使用中国式的比喻强调：“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但是，这块肉很硬，多年来谁也咬不动。”足以表明了如今已堂堂正正地登上国际舞台的中国有信心。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和超级大国无原则妥协。周总理引证列宁的话解释说，铺上“最红的地毯”，以“最佳的鱼翅席”来款待尼克松访华的美中和解剧，和美苏妥协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

对世界革命有展望 周总理政治报告的背景是根据将迎来建国三十周年（一九七九年）的中国经验，认识到：苏联包括重新组成社会主义集团在内，正一面让各个国家分担农业和工业的责任，一面建立以苏联为轴的控制机构，以推行扩张主义。不过，中国依靠自力更生，在社会主义共同体中却赢得了真正的独立。今后将支持被压迫和第三世界的独立，并谋求团结。认为其结果将导致世界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形象似乎与这种世界革命的展望联系在一起。

阿尔及利亚《圣战者报》评第四次不结盟国家会议 《为了真正安全》

说十年来虚假的和平欺骗着用氢弹和火箭武装起来的世界

【本刊讯】《圣战者报》九月七日刊登了苏卜希·贝勒卡塞姆写的一条评论，题目是《为了真正安全》，全文如下：

大家对“国际安全”这个词所下的定义是不同的。对于这个产生于冷战的词的定义对冷战的主要提出者来说仍然是唯一有价值的解释。国际安全的这个定义归纳为大国的军事安全，这些大国自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积蓄了足够的军备可以在几小时之内互相毁灭。由于恐怖的平衡逐步代替了疯狂的军备竞赛，十年以来一种虚假的和平欺骗着用氢弹和火箭武装起来的世界。这一世界终于懂得在军备竞赛的现阶段，世界被注定要在这方面达成谅解或者互相毁灭。看来世界似乎正在相互谅解。

难道仅仅这一点就是国际安全吗？不，对我们来说不是。这仅仅是而且也只能是一个阶段。如果愿意说的话是国际安全道

路上的第一个阶段，但是，这充其量说也不过仅是个阶段。因为，在地球的另一端枪声不断，人们死亡的情况下，人们怎么能向我们谈国际安全呢？在最大的国家只想吞食最小的国家的时候，人们怎么能向我们谈国际安全呢？在一些国家仍然充当空中强盗，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或宪兵的时候，怎么能向我们谈国际安全呢？在如果一些国家收回自己的国家资源的愿望一旦成为严肃的现实的话，一些国家就冷酷地准备占领计划的时候，怎么能向我们谈国际安全呢？在有人把我们的海洋作为私人的游泳池的时候，怎么能向我们谈国际安全呢？最后，在为了其他国家的安

全而牺牲我们自己的安全的时候，又怎么能向我们谈国际安全呢？要有国际安全，就必须有国际均势，而要有国际均势，就必须有国际公正。所谓国际公正，就是

各国人民有独立的权利，有发展经济的权利。这是他们的生存权利。

如果撇开这些，国际安全就依旧是一个每个人都将可以各取所需的空词。

这种国际安全是第四次不结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议程上的重大议题之一。这个问题把第三世界关心的所有问题——尚在斗争中的各国人民的解放，经济发展，国际关系的民主化等——都包括进去了。第三世界现在似乎可以叫人们倾听它的声音了，这在它的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在这次会议之前，它在世界事务中还从未有过这样一种政治份量。我们认为，国际安全也关系到不结盟国家所代表的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二十亿居民的安全。

那些抱着相反的看法的人，他们谈的国际安全大概跟我们谈的不同。他们谈他们的原料供应来

源，谈他们生活水平的来源。最后，他们谈他们自己国家的安全，如此而已。

同表面现象相反，世界从来也不曾经历一种同目前存在的那样脆弱的和平。经济不平衡和政治不公正太多了。极富者和赤贫者太多了。强者和弱者太多了。

只有一条道路通向国际安全与和平。但是它经历着一些弯路而这是某些人既不习惯，而且也不想习惯的。有时，这是最艰苦的道路。但是，往往是唯一可行的道路。主要的是不让国际安全成为毫无内容的空词。

英《泰晤士报》道 《对古巴称赞俄国的反应》

说卡斯特罗为苏联辩护使他丢了丑

【本刊讯】英《泰晤士报》九月八日刊登詹姆斯·摩根自阿尔及尔发出的一篇报道，标题为《对古巴称赞俄国的各式反应》，摘要如下：

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今天在这里的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上说，任何使这些国家反对苏联的企图是“对不结盟事业的背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九月四日刊登了该报记者森田明彦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拭去“林彪色彩”，变了样的解放军》，摘要如下：

批判林彪的运动在军内比较平稳地进行，这就证明，外表看来是一个庞大派别的“林彪反党集团”的团结，在林彪之死和批林整风运动之前也是不牢固的。

现在，作为军队的新领导人而活跃的是四十年前在黄埔军校时代，和周恩来总理同样是林彪的教官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以支持文化革命派的将军扬名的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可能是因为他们军在扫除林彪路线方面有功吧，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两人都获得了党副主席的荣誉。在文化革命中受到林彪轻视的军队元老朱德和刘伯承将军等人也恢复了党内的高级地位，起到了应该说是象征着军内团结的作用。

为了清除林彪的军事路线，首先传达了军队切不可骄傲自满这条毛主席的指示。另外，林彪事件之后，全国的兵营里都开始唱起了毛主席在最初的根据地井冈山创设红军时规定的军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征用群众的东西要付钱等）的歌。开展了消除打骂部下等军内的“封建主义”的“官兵一致”和加强与群众之间的接触的“军民一致”的两项运动。《人民日报》介绍了如下的一些情况：“避免妨碍居民睡觉，司号员深夜到深山里面去练习”（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七日）；“有功劳的军队干部志愿回去当普通一兵的故事”（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冬季野营中，用身体为战士挡风御寒的军官的故事”（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八日）；等等。这些有希望的军人形象，意味着以军民与官兵之间的团结为目标，恢复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另外，严格地下命令，要支左部队听从驻地地方党委的指示也是一个特征。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军事训练被重新重视起来。现在，林彪时代被谴责为是只搞政治学习的“文化军队”，提倡搞军队本来的职能野营和长途行军，号召提高军事技术。尤其是在苏联边境地区，民兵的训练是频繁的。不言而喻，这与对苏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据说，从一九六九年在各地开始的挖地下防空洞的建设，已经能容纳一亿六千万人了。文化革命中，被谴责说在内蒙古自治区建立“独立王国”的乌兰夫最近又恢复了党中央委员的职位，可以认为，这也是因为考虑到了要团结边疆的民族缘故。现在在对苏战略上，民族问题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

即使林彪被打上中国最大的叛徒，中国犹大的烙印，解放军的光荣也不会磨灭。仅从对苏关系来看，也仍然是可依靠的存在。

..

这位古巴领导人的讲话被一阵阵的鼓掌声打断，这些掌声大部分是来自会议的客人和苏联集团的记者。

古巴要成为被许多国家看成是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苏联辩护是意料之中的，但是许多观察家认为卡斯特罗放肆的讲话可能

文日《每日新闻》
《拭去「林彪色彩」，变了样的解放军》
说尽管林彪是大叛徒但解放军的光荣不会磨灭

有助于他丢丑。
人们注意到，铁托总统一直脸色低沉，他在卡斯特罗讲话结束时没有鼓掌而离开了会场。柬埔寨流亡政府领导人西哈努克亲王对金边仍有一个驻金边政府的苏联大使馆表示遗憾。
卡斯特罗在讲话中避开了柬埔寨问题。

马来西亚报纸文章《“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是否安全呢？》

说“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只不过是苏向全世界扩张势力的一部分，旨在包围中国，控制小国，并与美争夺亚洲霸权

【本刊讯】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八月二十六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是否安全呢？》，全文如下：

最近，苏联领袖又再推出“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破烂货，极力向亚洲各国吹嘘兜售。这种作法显示了莫斯科正在加紧向亚洲地区扩张势力。

“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是苏共首脑勃列日涅夫于一九六九年六月在世界共产会议上提出的。但是，亚洲国家都抱着冷漠态度，甚至是敬而远之。理由很明显：这个外表堂皇的体系是包藏了反华的祸心。亚洲各国岂想充当苏联反华的走卒而惹祸上身？

勃列日涅夫碰了满鼻子灰之后，只得黯然地把这个烂货冷藏起来。

最近，他又下令属下把这个烂货推出来兜售，又是重弹老调，又是花言巧语，妄图劝服亚洲国家接受“苏联式和平”。

但是，大多数亚洲国家还是不肯买他的账。日本直指这个“安全体系”不合现实，因而断然表示反对。它说：（1）既然是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则应包括中国在内，所有亚洲国家应全体参加，否则便无意义。但实际上，中国等国也不会参加。（2）亚洲局势的缓和，尚不稳定，协商集体安全制度的条件，尚未具备。（3）这个体系标榜的原则之一是“边界不分”，但是，日苏两国间领土问题尚未解决，因此，该体系的背后，另有含义，使日本不能再要求归还北方领土。

日本反对的理由颇能代表一般亚洲国家的见解，这也说明了苏联损人利己的本质。

其实，“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不过是苏联向全世界扩张势力的一部分，旨在包围中国，控制小国，并与美国争夺亚洲的霸权。这么一个以牺牲别人来满足自己的野心的体系，其实就是北极熊对外政策的典型产物。

西德国防部长勒伯尔就曾指出：“苏联是个搞扩张的世界大国。它具有那种在全球范围内提出要

求的老式强权政治的特征。”

勃列日涅夫满口安全和平，说什么“苏联准备为了确保亚洲地区的安全，而与区内所有国家合作”，实际情形又是怎样的呢？请看看最近的事态发展吧：

苏联两位经济学家曾揭露：莫斯科当局将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花在国防开销上，而实际防务开支比公布者多了四倍。

苏联目前正大力发展海军力量，加紧建造航空母舰。

近来，苏联舰队不断通过日本海，穿过中国海，太平洋直至印度洋，耀武扬威。当局并把五十艘军舰从地中海调到印度洋，加强力量。

苏联在印度洋和东南亚建立一个又一个海军基地，并且成立能让苏海军在这些地区游弋的体制。莫斯科已在数量与质

【合众国际社万象九月七日电】巴特寮首席谈判代表星期五（七日）说，只要右派分子无条件地支持政府，老挝停火协定的议定书就会尽快地签字。

奔·西巴色对记者说，对左翼的巴特寮和梭发那·富马首相的中立政府已经认可的议定书草案将不作任何修改。

但是奔说，关于履行二月二十一日签订的停火协定的谈判将继续进行。

巴特寮特别谈判代表富米·冯维希星期五同梭发那进行了会晤，但是没有立即提供具体细节。

一些政界人士说，梭发那将飞往琅勃拉邦，向瓦达纳国王报告。这些人士还表示乐观，认为对议定书草案会作一些修改。右派分子说，在这个草案里对巴特寮作了许多让步。

【路透社万象九月七日电】此间军方人士今天说，万象政府和亲共的巴特寮之间为全面解决老挝问题所进行的谈判可能很快复会。

这些人士说，这种情况是在老挝高级军官与巴特寮的代表进行非正式会晤之后出现的。

包括总司令奔彭·马蒂帕拉将军和万象卫戍区司令库帕拉西·阿沛将军在内的一些军官昨晚在这里的一位俄国外交官举行的宴会上，会晤了巴特寮首席谈判代表奔·西巴色和驻万象的巴特寮代表陶苏·培拉西先生。

【美联社万象九月七日电】富马首相七时说，他预料关于在老挝成立联合政府的议定书“很快，可能在下周”就会签字，从而结束右派军事将领和共产党领导的巴特寮之间的陷入僵局的会谈。

富马是在双方高级军事人员六日晚上在俄国武官在这里的住处非正式地会晤之后，向记者表达他的乐观见解的。

这次宴会是在苏联为了促成协议所作的的第一次公开的努力。

合众社报道 西巴色说万象谈判将继续进行 富米·冯维希七日会晤梭发那·富马

大和田谈日对“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态度

说如中国不参加和不解决北方领土问题，日就不赞成这一设想

【时事社东京九月四日电】外务省欧亚局长大和田，在四日举行的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会议上就勃

列日涅夫总书记提出的亚洲集体安全保障设想问题，表明了这样的态度：如果中国不参加，不解决北方领土问题，我国就不能赞成这一设想。

大和田局长在这一天的答辩中谈了以下几点：

（一）可以设想，在日苏首脑会谈时，苏联方面将探听日本方面对这一设想的意见，不过，因为这一设想的内容还不清楚，所以，日本方面要首先听取对方的具体想法；（二）六九年提出的这一设想规定亚洲所有国家都应参

万象军方人士说 俄国人建议让其驻老挝武官充当谈判“调解人”

【合众国际社万象九月七日电】军方人士昨天说，俄国人建议让他们驻万象的武官充当为结束老挝战争而举行谈判的调解人。

这些人士还说，左翼的巴特寮在苏联的压力下已同意恢复会谈，以修改二月二十一日老挝停火

协定所附带的议定书。

他们说，一个由六人组成的政府军事小组预定在六日晚上在俄国武官弗拉基米尔·格列恰宁上校在万象的住所内，同巴特寮的一个六人小组会晤。

他们指出，俄国人第一次表现出对老挝战争的解决感兴趣。

日《东京新闻》报道《苏联不同意归还领土》

【本刊讯】日《东京新闻》九月七日刊登该报随同日本国会访苏议员团记者田中五日在莫斯科同苏联对日工作权威人士进行问答的记录，标题是《（苏联）不同意归还领土》，摘要如下：

问：十月上旬，田中首相将访苏，苏方对此，有何期待？

答：国际紧张形势正趋向缓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本继续采取“老政策”，就不可能取得大的成果。有必要采取适合于新时代的政策。我们期待日方采取现实的、建设性的立场。

问：日本政府的方针是把北方领土问题作为首脑会谈的最大的题目，苏方的态度如何？

答：北方领土不会给日本带来经济利益的。日本没有北方领土，在经济上也取得了那样大的发展，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苏联把这一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也应该考虑苏联的立场。

战后二十八年，千岛住上了苏联国民，他们有了后代。让他们撤走，然后把岛子交给日本，那不是简单的事。日本政府列举了若干归还领土的根据，但是，苏联也有根据，也有证据。日本可以提出自己的希望，但是没有提出要求的基础。从原则上说，原本照样地遵守现在的边界线，才是正道。改变这里或那里的边境，就有产生新的紧张局势的危险。

问：如果由于领土问题成为障碍，不能缔结和约时，苏联是否考虑作为一个过渡措施，或者代替和约，拿一个互不使用武力，互不侵犯协定，或达成一个关于两国的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

答：关于旨在把日苏关系置于稳定的基础上的各种构想，也许曾在评论中提出过，但是，日本还没有建议过，也没有正式的讨论过。要实现日苏关系正常化，还是有必要缔结和约。为此，重要的是，日本站在广阔的视野上，承认苏联关于领土问题的立场。

问：但是，田中首相认为“倘若领土问题不解决，战后处理就不算完结”，似乎在首脑会谈一

开始就会提出领土问题。

答：那将决定谈判的气氛。制造那样的气氛是否有益？如果有一个亲善的气氛，互相信任，我想将会顺利地得到解决。苏联也希望取得具体的成果。最近同美国、西德，法国的首脑会谈已取得了成果。日本政府过于重视北方领土问题。其实它是同日本及亚洲的安全问题不能相比的。并且，假若在这个问题上僵持不下，就有可能缩小日本的外交范围。

问：关于亚洲的安全问题，苏联倡议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但是，日本方面说其具体内容尚不明确……

答：如果赞成大的原则，剩下的问题可以充分地交换意见。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必须预先进行准备，然后再一步一步地推进。

日时事社报道 苏回避谈亚安体系，访苏议员团结束全部日程 在领土问题上激烈讨价还价，

度也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关于苏联倡议的亚洲集体安全保障体制的设想，在同议员团会谈时，没有特别说明，而只是强调了苏联的一般和平外交。虽然可以说这是出乎意外的，但是，据认为苏联鉴于日本方面是超党派组成的代表团，怕引起复杂的争论，而故意回避了这个问题。

日报报道

《周总理对植村说,经济关系一定会发展》

【本刊讯】【日本经济新闻】九月六日晚刊登该报记者发自北京的消息,题目是《周总理对植村团长说,经济关系一定会发展》,摘要如下:

周总理同以植村为团长的日本经济访华代表团的会谈从日中经济合作,中国的国内建设问题,一直谈到回顾战后筑起日中间的“桥梁”的已故的高崎达之助,松村谦三。谈话范围很广。

周总理在谈话中对日中经济关系的未来表示了信心。他说,只要友好相

处,日中经济合作关系获得发展是肯定无疑的。他还指出,中国的资源开发进展以后,将增加对日本的出口能力,日本的工业产品对中国的出口也会增加。他还说,中国在国内建设中,今后将继续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政策,而这一政策是农业和工业获得平衡发展的基础。

代表团在同周总理会谈后说,周总理由于完成了十大的重任,同时由于日本经济界的高级人物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所以,满面春风。并在融洽的气氛中进行了谈话。

【时事社东京九月六日电】题:周总理同植村团长等人会谈,表示向日本出口资源

北京六日消息:正在北京的访华经济代表团团长植村甲午郎等人六日上午零时在人民大会堂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约二小时五十分钟的会谈。会谈中,周总理表示,一,日中经济关系会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二,如果中国的资源开发有了进展,就能够向日本出口资源。

在会谈中,另外还谈

英国通讯社和报纸报道

邓小平副总理等同英工党议员詹金斯的谈话

【路透社北京九月五日电】(记者:乔纳森·夏普)英国工党议员罗伊·詹金斯今天在这里说,中国高级官员告诉他:中国认为苏联对西欧的威胁大于对中国的威胁。

上届工党政府的财政大臣詹金斯先生是在北京火车站对记者讲这番话的,当时他马上就要离京去中国中部城市南京。他是在二日偕同夫人抵达北京作为时十二天的访问的。在北京逗留的五天里,他分别同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副总理邓小平共交谈了近四个小时。

詹金斯先生说,这两个人都向他强调苏联对欧洲的危险性。

詹金斯先生还说,他得到的印象是:中国期望同美国坚定的然而逐步地改善关系,在可以见到的将来同美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本刊讯】英国《每日电讯报》九月六日刊登克莱尔·霍林沃思发北京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人“担心遭到进攻”》,摘要如下:

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在罗伊·詹金斯在北京逗留时向他强调了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但是他又说,由于俄国的百分之七十的军队驻扎在西边,部署在东边的那些军队可能是为了蒙骗西欧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

的。副外长乔冠华同詹金斯谈话时讲了同样的观点,这种观点表明,对俄国的担心仍然在中国领导的头脑中占着最主要的位置。

三、对台湾政经的一些看法

国民党政府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使岛上的居民和外国访客们相信它的前景是安定而美好的,尽管在外交上越来越孤立。这样的一个形象是通过两种途径来塑造的:一方面是一个被大事宣传的改革方案;另一方面是把一些经过挑选的统计数字展示出来,以炫耀台湾的国民总产值增加得很快,对外贸易急速成长,游客数字不断打破纪录等等。尽管这样,在乐观,满怀信心和随遇而安的气氛下面,现实却使人看见了另一种景象。

最迫切的难题就是经济。正如大家所知,国民党自二十年代末期开始,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外国力量支持的,今天的情况也没有什么大改变。外来投资(主要是日本的和美国的)是如此大,以致岛上的经济不能说是由台北控制的。日本资本在电子及电器工业的地位尤为显著,他们在台湾设立了九十八间公司,共有资本达三千五百万美元。台湾当局现在还需要把那些已经十分优厚的投资法例订得更具吸引力;但它却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以阻止庞大的利润外流,或是训练本地的企业管理人员。当局只顾外来投资的短期利益,不顾失业问题和某些基本建设,更不顾到给予外国公司如此宽大的条件所带来的长远效果。

通常使用的量度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方法,是计算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但这是一个极端不可靠的方法。而鉴于目前在台湾的外资的数量,经济增长率的计算,就变成十分不可信。不过有一点却令人很惊奇,就是很多新闻记者都毫

不怀疑地引用这些夸大了的数字。

直到台,日绝交后,台北当局才开始认识到把对外贸易局限于几个国家的弊病,于是试图把贸易的对象扩展,可惜种种努力都没有效果:往年,百分之五十四和百分之十二的出口分别输往美,日,而日本和美国的对台输入则分别占总人口额的百分之三十九和百分之三十。今年的趋势是对这两个国家依赖更大。

另一个缺点就是缺乏任何发达的基本工业,这点从台湾对日本工业设备的依赖可以看到:百分之六十一的金属品,百分之五十七的电器设备,百分之五十六的化学物品,百分之四十四的交通工具和百分之三十七的电子制品。

耕种在今日的台湾并不是一种有利可图的职业,所以百分之七十二的农民家庭必须依赖他们的子女在市区从事一些非农业性的工作来帮补家用。

最近,当局开始实行一连串的措施,以图力挽农民转业的潮流;不过这些努力能否生效,实在令人怀疑,因为百分之五十的农民都在青壮之年,他们都觉得没有出息,纷纷迁往城市。这个情形导致相当大的社会问题——这批年青农民因为知识水平不高,无论在城市或小镇里都不能够赚到他们原来希望得到的工资,于是一些人在一怒之下就唯有以非法的途径来谋生。

香港《七十年代》译载瑞典记者的一篇通讯

《台湾、金门之行》

台湾经济的其他严重问题包括有通货膨胀,贪污和按比例来说十分庞大的军费。

在过去六个月中,一般物价上升了百分之三十(虽然对西方的游客而言,台湾仍是一个商品价廉的地方),但工资却是很低,一般工人的月薪是一千五百至二千五百元新台币。新竹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也曾指出工资不敷的问题,它作过一个调查,结论是一个四人的工人家庭每月至少需要四千元新台币来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

贪污被认为是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与我会谈的国民党官员也坦白承认。贪污的罪恶很明显:它对社会纪律有一种腐蚀的作用,它对发展的影响限制了经济计划的长远性,它使得各级的政策决定和执行缓慢起来,它危害了政府的稳定性,它在政府的高层中浪费了庞大数目的,可用作发展计划的钱财等。官方宣称蒋经国正在尽力对付这个问题;但是贪污已经渗入行政机关的每一个角落——由薪金少得可怜的低级公务员至政府的高层人物,要在短期内改变这个现象是绝不可能的。政府机关经常滥用公款,当局则每隔一段时间就把比较明显的贪污案件公布出来,而一般人也当然知道还有很多高级官员被控贪污的案件。无论如何,在同一时间有太多类似的案件对国民党的形象不会有好处。

【本刊讯】雅典【邮报】九月五日转载希腊【城堡报】的评论说:

法国总统蓬皮杜在他的外交部长的陪同下将于下周访问北京,蓬皮杜总统无疑很重视他的这次访问,他在这次访问中打算会见毛主席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他们的权力在中国共产党最近的会议上再次得到肯定。中国和法国除了它们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关系之间,也由于它们的对外政策中的一系列共同特点而联系起来。这两个大国都已拒绝签署停止大气层核试验的协定,都坚持发展它们的核武库。它们都对超级大国表示不信任,都同样强调它们的独立。当然法国与莫斯科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它们的长期传统友谊和对德国力量重新复活的担心把它们联系了起来。这并不妨碍法国对苏联所倡导的缓和表示怀疑。另一方面,中国最近一直在试图接近欧洲,鼓励欧洲建立它的防务。由于这种种原因,蓬皮杜对北京的访问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德新社巴黎九月七日电】当法国总统蓬皮杜下星期一飞赴北京进行一周国事访问时,他将成为毛泽东一九四九年接管权力以来的中国政府客人的第一个西欧政治家。

蓬皮杜在北京期间至少将同中国领导人会晤三次。

人所共知的中国对欧洲共同体的关注以及它支持欧洲共同体的保证无疑将在正式会谈中反映出来。但是蓬皮杜将表明,他没有受权代表欧洲共同体说话。

【法新社巴黎九月五日电】一位法国高级官员今天说,中国将给法国优惠贸易待遇,“贸易条件是平等的”。

最近访问过中国的行政改革部长佩雷菲特说,法国在中国方面的外交地位极好,但是它的贸易地位是中等的,出现这种情况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法国的公司缺乏兴趣。他这番话是在蓬皮杜总统的中国之行日益临近时说的。

法新社报道《蓬皮杜十七日将在德黑兰停留》

【法新社巴黎九月七日电】题:蓬皮杜总统九月十七日将在德黑兰停留

爱丽舍宫今天近午发表公报如下:

“共和国总统先生将于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七日在德黑兰停留,以便拜访伊朗国王陛下,伊朗国王将设晚宴招待他。”

处。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今年财政预算中的军事支出,是过往二十年中第一次跌到低过百分之五十的——即百分之四十八,往年则是百分之六十。与其他项目比较:用于社会福利的是百分之十三,通讯是百分之九,教育,科学和文化合起来是百分之八。奇怪得很,一些观察家竟然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个裁减军费的讲法。事实上,军费仍然是占了预算的百分之六十;而公布出来的数字没有这么大,全是因为部分的军事支出被拨在其他项目的支出中(例如兵员福利)。肩负如此庞大的军事费用当然会影响国家在其他方面投资的数目。不过国民党也辩护说他们没有选择;正如台北所说,这是与中共斗争的生死存亡的关键。这其实也表现了国民党在台湾的不安。

现时对言论及出版自由的限制很严峻,足以对付诚实率直的人们,同时使任何有意义地讨论社会问题和国际形势的集会不可能举行。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是一般由台湾前往海外的留学生不愿意回去的原因之一;我也得到消息说部分的一一虽然我得不到任何具体的数字——留学生于学成后前往中国大陆定居。最近,当局通过一条法例,规定留学生学成后必须回来。这样做法虽然有一个好处,就是防止大量的人才外流;但是它也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就是在台湾形成越来越大的反对势力。因为正如众所周知,很多留学生都在海外居留期间发展了一些不为国民党政府所喜欢的政治观点;而学生和工人的反感,正是国民党自从用武力控制台湾以来一直最畏惧的两件事情。(完)

希腊报纸和德新社评蓬皮杜访华

日报报道

《周总理对植村说,经济关系一定会发展》

【本刊讯】【日本经济新闻】九月六日晚刊登该报记者发自北京的消息,题目是《周总理对植村团长说,经济关系一定会发展》,摘要如下:

周总理同以植村为团长的日本经济访华代表团的会谈从日中经济合作,中国的国内建设问题,一直谈到回顾战后筑起日中间的“桥梁”的已故的高崎达之助,松村谦三。谈话范围很广。

周总理在谈话中对日中经济关系的未来表示了信心。他说,只要友好相

处,日中经济合作关系获得发展是肯定无疑的。他还指出,中国的资源开发进展以后,将增加对日本的出口能力,日本的工业产品对中国的出口也会增加。他还说,中国在国内建设中,今后将继续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政策,而这一政策是农业和工业获得平衡发展的基础。

代表团在同周总理会谈后说,周总理由于完成了十大的重任,同时由于日本经济界的高级人物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所以,满面春风。并在融洽的气氛中进行了谈话。

【时事社东京九月六日电】题:周总理同植村团长等人会谈,表示向日本出口资源

北京六日消息:正在北京的访华经济代表团团长植村甲午郎等人六日上午零时在人民大会堂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约二小时五十分钟的会谈。会谈中,周总理表示,一,日中经济关系会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二,如果中国的资源开发有了进展,就能够向日本出口资源。

在会谈中,另外还谈

英国通讯社和报纸报道

邓小平副总理等同英工党议员詹金斯的谈话

【路透社北京九月五日电】(记者:乔纳森·夏普)英国工党议员罗伊·詹金斯今天在这里说,中国高级官员告诉他:中国认为苏联对西欧的威胁大于对中国的威胁。

上届工党政府的财政大臣詹金斯先生是在北京火车站对记者讲这番话的,当时他马上就要离京去中国中部城市南京。他是在二日偕同夫人抵达北京作为时十二天的访问的。在北京逗留的五天里,他分别同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副总理邓小平共交谈了近四个小时。

詹金斯先生说,这两个人都向他强调苏联对欧洲的危险性。

詹金斯先生还说,他得到的印象是:中国期望同美国坚定的然而逐步地改善关系,在可以见到的将来同美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本刊讯】英国《每日电讯报》九月六日刊登克莱尔·霍林沃思发北京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人“担心遭到进攻”》,摘要如下:

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在罗伊·詹金斯在北京逗留时向他强调了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但是他又说,由于俄国的百分之七十的军队驻扎在西边,部署在东边的那些军队可能是为了蒙骗西欧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

的。副外长乔冠华同詹金斯谈话时讲了同样的观点,这种观点表明,对俄国的担心仍然在中国领导的头脑中占着最主要的位置。

三、对台湾政经的一些看法

国民党政府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使岛上的居民和外国访客们相信它的前景是安定而美好的,尽管在外交上越来越孤立。这样的—个形象是通过两种途径来塑造的:—方面是一个被大事宣传的改革方案;另方面是把一些经过挑选的统计数字展示出来,以炫耀台湾的国民总产值增加得很快,对外贸易急速成长,游客数字不断打破纪录等等。尽管这样,在乐观,满怀信心和随遇而安的气氛下面,现实却使人看见了另一种景象。

最迫切的难题就是经济。正如大家所知,国民党自二十年代末期开始,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外国力量支持的,今天的情况也没有什么大改变。外来投资(主要是日本的和美国的)是如此大,以致岛上的经济不能说是由台北控制的。日本资本在电子及电器工业的地位尤为显著,他们在台湾设立了九十八间公司,共有资本达三千五百万美元。台湾当局现在还需要把那些已经十分优厚的投资法例订得更具吸引力;但它却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以阻止庞大的利润外流,或是训练本地的企业管理人员。当局只顾外来投资的短期利益,不顾失业问题和某些基本建设,更不顾到给予外国公司如此宽大的条件所带来的长远效果。

通常使用的量度—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方法,是计算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但这—是一个极端不可靠的方法。而鉴于目前在台湾的外资的数量,经济增长率的计算,就变成十分不可信。不过有一点却令人很惊奇,就是很多新闻记者都毫

不怀疑地引用这些夸大了的数字。

直到台,日绝交后,台北当局才开始认识到把对外贸易局限于几个国家的弊病,于是试图把贸易的对象扩展,可惜种种努力都没有效果:往年,百分之五十四和百分之十二的出口分别输往美,日,而日本和美国的对台输入则分别占总人口额的百分之三十九和百分之三十。今年的趋势是对这两个国家依赖更大。

另一个缺点就是缺乏任何发达的基本工业,这点从台湾对日本工业设备的依赖可以看到:百分之六十一的金属品,百分之五十七的电器设备,百分之五十六的化学物品,百分之四十四的交通工具和百分之三十七的电子制品。

耕种在今日的台湾并不是一种有利可图的职业,所以百分之七十二的农民家庭必须依赖他们的子女在市区从事一些非农业性的工作来帮补家用。

最近,当局开始实行一连串的措施,以图力挽农民转业的主流;不过这些努力能否生效,实在令人怀疑,因为百分之五十的农民都在青壮之年,他们都觉得没有出息,纷纷迁往城市。这个情形导致相当大的社会问题——这批年青农民因为知识水平不高,无论在城市或小镇里都不能够赚到他们原来希望得到的工资,于是一些人在一怒之下就唯有以非法的途径来谋生。

香港《七十年代》译载瑞典记者的一篇通讯

《台湾、金门之行》

台湾经济的其他严重问题包括有通货膨胀,贪污和按比例来说十分庞大的军费。

在过去六个月中,一般物价上升了百分之三十(虽然对西方的游客而言,台湾仍是一个商品价廉的地方),但工资却是很低,一般工人的月薪是一千五百至二千五百元新台币。新竹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也曾指出工资不敷的问题,它作过一个调查,结论是一个四人的工人家庭每月至少需要四千元新台币来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

贪污被认为是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与我会谈的国民党官员也坦白承认。贪污的罪恶很明显:它对社会纪律有一种腐蚀的作用,它对发展的影响限制了经济计划的长远性,它使得各级的政策决定和执行缓慢起来,它危害了政府的稳定性,它在政府的高层中浪费了庞大数目的,可用作发展计划的钱财等。官方宣称蒋经国正在尽力对付这个问题;但是贪污已经渗入行政机关的每一个角落——由薪金少得可怜的低级公务员至政府的高层人物,要在短期内改变这个现象是绝不可能的。政府机关经常滥用公款,当局则每隔一段时间就把比较明显的贪污案件公布出来,而一般人也当然知道还有很多高级官员被控贪污的案件。无论如何,在同一时间有太多类似的案件对国民党的形象不会有好处。

【本刊讯】雅典《邮报》九月五日转载希腊《城堡报》的评论说:

法国总统蓬皮杜在他的外交部长的陪同下将于下周访问北京,蓬皮杜总统无疑很重视他的这次访问,他在这次访问中打算会见毛主席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他们的权力在中国共产党最近的会议上再次得到肯定。中国和法国除了它们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关系之间,也由于它们的对外政策中的一系列共同特点而联系起来。这两个大国都已拒绝签署停止大气层核试验的协定,都坚持发展它们的核武库。它们都对超级大国表示不信任,都同样强调它们的独立。当然法国与莫斯科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它们的长期传统友谊和对德国力量重新复活的担心把它们联系了起来。这并不妨碍法国对苏联所倡导的缓和表示怀疑。另一方面,中国最近一直在试图接近欧洲,鼓励欧洲建立它的防务。由于这种种原因,蓬皮杜对北京的访问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德新社巴黎九月七日电】当法国总统蓬皮杜下星期一飞赴北京进行一周国事访问时,他将成为毛泽东一九四九年接管权力以来的中国政府客人的第一个西欧政治家。

蓬皮杜在北京期间至少将同中国领导人会晤三次。

人所共知的中国对欧洲共同体的关注以及它支持欧洲共同体的保证无疑将在正式会谈中反映出来。但是蓬皮杜将表明,他没有受权代表欧洲共同体说话。

【法新社巴黎九月五日电】一位法国高级官员今天说,中国将给法国优惠贸易待遇,“贸易条件是平等的”。

最近访问过中国的行政改革部长佩雷菲特说,法国在中国方面的外交地位极好,但是它的贸易地位是中等的,出现这种情况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法国的公司缺乏兴趣。他这番话是在蓬皮杜总统的中国之行日益临近时说的。

法新社报道《蓬皮杜十七日将在德黑兰停留》

【法新社巴黎九月七日电】题:蓬皮杜总统九月十七日将在德黑兰停留

爱丽舍宫今天近午发表公报如下:

“共和国总统先生将于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七日在德黑兰停留,以便拜访伊朗国王陛下,伊朗国王将设晚宴招待他。”

处。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今年财政预算中的军事支出,是过往二十年中第一次跌到低过百分之五十的——即百分之四十八,往年则是百分之六十。与其他项目比较:用于社会福利的是百分之十三,通讯是百分之九,教育,科学和文化合起来是百分之八。奇怪得很,一些观察家竟然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个裁减军费的讲法。事实上,军费仍然是占了预算的百分之六十;而公布出来的数字没有这么大,全是因为部分的军事支出被拨在其他项目的支出中(例如兵员福利)。肩负如此庞大的军事费用当然会影响国家在其他方面投资的数目。不过国民党也辩护说他们没有选择;正如台北所说,这是与中共斗争的生死存亡的关键。这其实也表现了国民党在台湾的不安。

现时对言论及出版自由的限制很严峻,足以对付诚实率直的人们,同时使任何有意义地讨论社会问题和国际形势的集会不可能举行。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是一般由台湾前往海外的留学生不愿意回去的原因之一;我也得到消息说部分的一—虽然我得不到任何具体的数字——留学生于学成后前往中国大陆定居。最近,当局通过一条法例,规定留学生学成后必须回来。这样做法虽然有一个好处,就是防止大量的人才外流;但是它也会造成这样的—个局面,就是在台湾形成越来越大的反对势力。因为正如众所周知,很多留学生都在海外居留期间发展了一些不为国民党政府所喜欢的政治观点;而学生和工人的反感,正是国民党自从用武力控制台湾以来—直最畏惧的两件事情。(完)

希腊报纸和德新社评蓬皮杜访华